

在课程中培育独特且具包容性的个性：

与杜威和梁漱溟的当代对话

张华军

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研究中心

【摘要】当代社会四十年来的社会变革带来精神意识的变化：公共的价值规范和私人价值认同之间的割裂、矛盾带来学校教育的挑战。学校课程相应的挑战是：如何回应社会现实的转变从而在课程育人中帮助学生建立“自我-世界”的持续的、积极的关系？基于这一当代问题，回溯到梁漱溟百年之前对中国现代化的思考，汲取其对个性观念的认识进行阐释。同时，鉴于杜威对中国现代化的影响以及他的个性观念和梁漱溟个性观念的互通及互补，作者邀请两位思想家进入到对这一当代问题的对话中，实际上是基于两位思想家的讨论，对个性观念作出新的思考。提出在当代社会中一种新型的“自我-世界”观，即“独特且具包容性的个性”的内涵，并指出其在学校课程中实施的价值和方法。

【关键词】个性；独特且具包容性；杜威；梁漱溟

一、中国当代社会变化带来的课程变革的挑战

当代社会四十年来的社会变革带来了精神意识领域很大的变化。贺照田在其 2000 年初成文的《从“潘晓讨论”看当代中国大陆虚无主义的历史与观念成因》一文中提出的问题至今依然值得深思：“中国传统上本是一个高度关注伦理的社会，中国社会主义教育又是一种强理想主义教育，为什么在改革开放启动不到 20 年的时间里，中国大陆社会在表现上却变成了日常生活极易被商业逻辑穿透、日常语言和心态氛围极受市场逻辑和消费主义笼罩与干扰的社会了呢？”^[1] 日常生活中的市场逻辑和消费主义渗透到教育领域，带来教育的功利化倾向，即由学校、家庭、社会组成的教育实践主体的功利导向而忽略了教育最为本质的育人功能。相应的，处于教育实践核心的主体——学生，其思想精神意识也处在很大的矛盾张力中。一方面，学生有对真善美以及个体生命独特性的自觉追求；另一方面，其个体生命的追求又不得被功利主义的洪流所裹挟。学生的价值塑造过程因此充满了矛盾，这种矛盾带来学校教育的挑战。学校教育要传递的是公共的价值规范，简单地可以归结为团结、友爱、互助、利他的集体主义价值。而渗透在日常生活中的社会价值则是以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为核心、具有排他性的功利主义。在这一巨大的矛盾中，个人价值的塑造过程也处在极大的冲突中。这使得八十年代的“潘晓讨论”中潘晓的“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人”的矛盾解决方式在今天依然能得到巨大共鸣。但这样一种“主观-客观”、“自我-他人”的简单二分是否可以真的

解决这一矛盾？在今天的学校课程改革中，应该如何去理解“自我-他人/世界”的关系，从而缓解个人价值塑造中的矛盾冲突？更进一步说，学校课程改革如何在课程育人中帮助学生建立“自我-世界”的持续的、积极互动的关系？本文认为，对这一问题的回应，首先需要厘清“自我”和“他人”、“自我”和“世界”的关系，在“自我-他人/世界”的关系中理解什么是个性，个性实则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和文化语境中形成的“自我-他人/世界”的具有互动性、持续性和稳定性的关系。

基于对以上现实问题的思考，本文试图从哲学视角来探索对缓解当代精神意识领域矛盾有帮助的个性概念的内涵，发现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和中国当代儒学家梁漱溟都对“自我和世界”关系有深刻而互补的论述，本文并不旨在论述两位思想家的思想本身，而是基于这个富有现实性的问题从两位思想家的论述中寻找具有启发性的思想，形成对“个性”概念的新的认识，本文把这种思考路径称之为“对话”，并提出“独特且具包容性的个性”这一概念，试图为上文所提到的“自我”和“他人”的二元对立或简单互通的思想模式提供一种新的出路来缓解两者在当代社会中巨大的矛盾张力。^[2]最后，本文提出学校课程的变革需要为培养独特且具包容性的个性发展开拓空间。

二、对话杜威和梁漱溟——一个比较教育哲学的视野

本文对个性教育内涵的探讨采用了作者称之为“比较教育哲学”的视野。^[3]这种视野并不对两种不同的哲学思想异同作出比较，所以不采用一般比较教育中基于某个逻辑框架进行比较的方法。同时，这种视野也不对两种不同的哲学思想进行学术评判。在过去西方哲学思想的比较研究中，常常不可避免地站在某一方的哲学立场上来评论他方的哲学思想。本文采用思想对话的形式，但“对话”并不真实存在，而是一种隐喻的说法，指的是以某个问题为中心，通过作者对某一种或几种哲学思想的描述来回应这个问题，实现作者与讨论的哲学观点的交流和碰撞。这种碰撞既发生在两位哲学家的思想阐述中，也发生在作者对哲学思想的描述中，是多方的互动。^[3]

本文讨论的中心问题是在一个快速变动的当代中国社会，公共的价值规范和私人价值认同存在巨大割裂的状况下，如何在课程育人中帮助学生建立一个更加积极、持续和具有良性互动的“自我-世界”关系，从而形成一种包容和建设性的个性观念，缓解社会公共价值和私人价值之间的巨大分裂。杜威和梁漱溟出现在作者的研究视野中并不是偶然。杜威不仅在二十世纪初中国现代教育建立之初对中国教育产生过重大影响，而且他的哲学思想很大程度上就是在探讨个人与世界如何可以实现良性互动。除了教育界论述较多的《民主主义与教育》、《经验与教育》之外，杜威还写过专门的著作《新旧个人主义》来阐述他的关于个人主义的观点。^[4]在这本著作中，他希望通过对个人主义观念的梳理来阐明他所倡导的个性发展的方向，即如何实现个人的充分发展和社会的民主发展之间的良性互动，杜威的教育哲学思想基本上围绕这个问题展开。邀请被称之为“中国最后的儒家”的梁漱溟先生加入这场“对话”

中，^[5]并不仅是因为梁的东方的、儒家的背景，而是因为梁对“自我”和“他人”关系的观点和这场对话的高度相关性。

三、杜威——兴趣、自我与他者

在作者对杜威相关论著的梳理中发现，杜威关于自我和他人关系的对话围绕着“兴趣”这个概念进行。杜威在《民主主义与教育》中指出，真正的兴趣养成实际上就是自我形成的过程。^[6]真正的兴趣是如何产生的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了解杜威对他提出的科学的智力训练方法(the method of intelligence)的阐述。他认为，智力的训练需要培养真正的兴趣。我们生活在每个新的当下，在不断翻新的当下生活中，必然会出现新的问题，这些问题用旧的习惯、思维可能并不能很好的解决，这就需要我们去开动脑筋，进行观察、分析、实验、再观察、再分析，如此反复，直到找到解决新问题的方法为止。这就是他在《民主主义与教育》中提到的智力训练方法的简单表述。当问题解决之后，当下的情况又会发生改变，又需要面对新的问题，如此生生不息，我们思维能力因此得到了锻炼。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我们一方面需要求助于过去的经验，因为不断翻新的当下并不是断裂的，而是具有内在延续性的，这也需要个人动用智慧去寻找延续性，向传统要经验；另一方面，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我们也不可能单打独斗，需要借助于他人的经验、合作、参与，在这个过程中可以促进自我个性的发展和民主生活的生成。

在教育与民主的关系中，杜威强调培养个人真正兴趣的重要性。也就是说，对新问题的发现和解决不是基于外部权威的指令，而是个体基于其独特的生活经验而产生的。兴趣的产生是个体在发现问题后自觉产生了要解决问题的需要。在探索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个体自愿地进行智力、情感、想象力的投入，从而和对象之间产生了不可分离的亲密无间的关系，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对对象发生学习兴趣之后自然产生的热爱之情和忘我之情。在这种情感占据下，个体自愿进行艰苦的训练，可以忍受失败而继续尝试，当问题解决之时，个体和对象之间的关系不光是战胜的关系，更是情感上的彼此的交融，兴趣得到进一步升温，自我的内涵也因此获得扩展和丰富，所以杜威说兴趣的养成实际上就是自我的形成。

在情感的丰富陶冶下，意义世界得以发现、拓展，人的内在精神力量也开始萌芽，并在随后类似的生活经历中不断得到加深。在充盈了精神愉悦和内在精神觉醒的活动中，个体所感兴趣的对象不再是一个陌生的“他者”，而成为了自我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他者”不仅指“我”之外的其他人，而是指一切当下的“我”所不熟悉、不了解的人、事物、知识、情感等等。一个还潜藏在自我中没有获得释放的能量就可能是自我内部的“他者”。而由他者构成了这个自我之外的世界，当自我越来越多地把他们融入到自我中时，也就意味着自我所身处的世界越来越广大和丰富。

在杜威看来，要保持真正的兴趣，就必须具有一个开放的头脑，在面对不断变化的问题中发现自我和他者的有机联系，这种联系基于个人过去的生活经历，也基于个人和他者的互动关系。在个人创造性地寻求和他者的联系时，全身心的投入状态使自我和他者之间的边界

变得模糊，从而丰富了既定的自我内涵。在这样的兴趣主导下，个人的经历变得生动而富有意义。因此，自我的形成，实际上是自我不断地吸收他者、融合他者并转化为自我的一部分的过程，杜威把这一自我的形成称之为“社会我”（social self）。^[2]

四、梁漱溟——内在精神的自觉

如杜威所说，既然我们需要在外部世界中丰富生活经验、培养兴趣来养成个性与自我，一个新的问题摆在面前：在变动不居的社会环境中，我们如何可以实现杜威提出来的自我的延续性而不是自我的断裂呢？特别是在当代中国，近四十年的改革开放使社会形态发生极大的、快速的改变，旅美人类学者刘新（音译）就提出了“自我的他性”的概念，即在急剧变化的当代中国环境中，个体很容易就迷失了自我，个体的经历常常是断裂的，自我可以呈现出互不关联的多面。^[7]这时，梁漱溟先生所提出的精神的自觉可以回应这个问题。^[8]我们知道，个体生活和外部世界一直处在生生不息的变动中，所以我们每一个当下的生活都是新的。这是梁和杜威一致的地方，但他对杜威止于在生活经验中发现新问题而解决新问题的观点提出了质疑。这种思路是否会让人疲于解决各种不断出现的问题而失去方向？是否在变动不居的世界中，个体需要寻找某种不变的东西作为自我发展的根本？是否对自我和世界关系的认识还需要有更为深层的思考？

梁漱溟在其晚期著作《人心与人生》中指出，我们需要在生生不息、不断翻新的当下生活中发现内在变动不居的东西，也就是发现人在世界上生存的根本困境并企图去突破这种困境，在这种不断突破的尝试中开拓人性内在潜存的力量。^[8]尽管每个人都生活在自己独特的生活世界中，但能否超越这种独特，发现“我”和“我”之外的“他者”的普遍处境，从而实现宇宙间普遍生命的融通？当然，这并不是说每个人都存在着普遍一致的个人命运，这将导向虚无主义，教育也就无意义。^[9]相反，梁先生企图告诉后人的是：每个独立的个体都需要学会把自己放在整个世界中去思考自己人生的处境，在这种深入的思考中发现个体生存的使命感。当然，这种思考必须基于个体对当下、过去和未来所处的独特的生活世界的敏锐洞察，但又不囿于当下的生活世界。只有这样，个体才能形成强大的内在权威，在当下的生活世界中主动地、有计划地实现内在自觉感召下的人生使命。这种使命感是属于自我的、独特的，同时是在一个开放、包容的视野中形成的。因为只有这样，才可能实现自我和世界的相通无隔，自我形成过程中的道德建设才可以成为内在的要求而生成。

梁漱溟说，人的认识分两种：意识和自觉，或说理智和理性。两者如何区分？我们可以从他人的生活经验中感知到精神力量对他人生活所发生的影响，这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榜样的作用。但对他人的精神力量的认识和感知还只是停留在“意识”的层面，只有把这种意识纳入自我经验的一部分的时候，才成为个人的自觉。意识是对外的反应，自觉则是对内的，是一种内在自我的形成（inner self）。他认为，意识偏于外而自觉则向内。^[8]意思是说，意识产生于人的身体和心理应对外界之结果，而自觉则超越了应对外界环境产生的利害得失，可以用内心的精神力量来豁然看待利害得失。内在精神的自觉在于不需要外力的刺激而自觉挖掘

当下生活的意义和自我潜力实现的可能性。梁漱溟是这样描述“自觉”的：“自觉蕴于自心而已，非以对外也。它极其单纯，通常除内心微微有觉而外，无其他作用。然而人心任何对外活动却无不有所资藉于此。”^{[8](61)}

我们之所以说这种自觉是独特的，就在于这种日常生活的经验对每个人来说一定是独特的，无法复制、无法替代的。只有当他人的经验在自己的生活经验中得到转化，他人的精神力量才可能变成自我的精神力量，来影响自我的言行、思维。当然，这种转化也不是自动发生的。如果在他人的经验那里得到拓展自我生活的启示，它需要强烈的自我意识，即梁所说的“意识清明中的刚强志气”，^{[8](32)} 对他人的经验进行认识、理解、判断、反思。同时，精神力量的发展、完善，可以让人获得和宇宙大生命的融通，从而超越个体视野的狭隘和排他，所以说这种内在精神的自觉同时具有独特性和包容性。

五、一个新的个性观——独特且具包容性的个性

上文讨论了杜威和梁漱溟的关于自我和世界关系的观点，两位思想家的观点遥相呼应又互相补充。杜威强调个体经验的连续性和社会性，自我的形成过程也是“兴趣”的养成过程，即“社会我”(social self)的形成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个体创造性地建立了自我和他者（兴趣发生的对象）的有机联系，这种联系使自我和他者之间的界限互相渗透，进而他者成为自我的一部分，自我的内涵得到丰富和拓展。因为个体的经验是独特的、不可复制的，所以兴趣的养成过程也是基于每个人自身的独特经历完成的。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兴趣的养成不是在既定目标中实现的，需要个体创造性地寻找和他者的联系，是在一个开放的思维模式中完成的。只有保持思维的开放性，才可能发现自我的不足和缺失，从而有了和自我之外的他者不断获得新的联系的必要性，杜威对兴趣的论述体现了自我的养成所具有的独特性和开放性：在对他者的接纳的前提下丰富自我。

梁漱溟所提出的“自觉”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杜威所说的“社会我”，而避免认为“社会我”等同于自我完全融于社会之中而失去自我独特性。梁漱溟首先认同自觉精神的培养需要不断吸纳陌生的“他者”而丰富自我。否则，内在的精神力量也可能成为僵化不变的教条，而无法成为指引个体进行当下生活探索的内在动力，个人也就失去了内生的视野，需要转而依赖外部的权威进行个体生命的建设。自觉精神的形成不是一劳永逸的，需要不断地抵抗住生活中的惯性、惰性，这是一个挑战既定自我的过程，也是向未知的“他者”开放的过程，把“他者”纳入到“我”的体系中的过程。梁漱溟说，“所谓‘堕落’，就是落在气质习惯中不能自拔。”^{[8](190)} 如果没有向未知的他者开放的勇气，只有落在已经成型的自我窠臼中，融通自我和他者的自觉的清明之气也就无法养成。

一个健全的社会必须建立在个体的独特自我得到充分展现的基础上；同时个体所具有的开放和包容的特性又可以促进社会个体之间更为深入的联系。社会和个人不再是互不相干或者紧张对立的关系，而是不可分割，相辅相成的关系。当个体在自我的生活世界中获得更为广泛和丰富的体验时，也是“我”在社会中构建一个更为丰富的意义世界的时候。当“我”

和之前不相干的他者之间找到了有意义的联系从而拓展了“我”之边界的时候，“我”同时也在自觉地进行有利于社会发展的建设。只有在建设性地、创造性地参与社会发展中，个体才可以进一步地丰富自我，为其独特的富有想象力的个性获得更深更广的发展空间。这种寻找有意义的联系的过程，同时也是道德生成的过程。所以说，独特且具包容性的个性的发展，也是个体道德生成的过程：道德感在个体和世界获得越来越多的有意义的联系中实现，并不断接受变化的生活世界的挑战，生成新的道德。^[1]由此可以看出，道德不是说教，而是积极的在生活世界中个性充分发展的过程。

六、结语：个性发展与课程育人

不可否认，通过对基于自我和他者关系基础上的个性观的阐发，杜威和梁漱溟最后都走到了共同的一点，就是找到自我和世界联系的通道，从而打破了自我-他者的二元对立关系。所不同的是杜威提倡一点点地从实践经验中拓展个体的疆域，而梁则认为要在一开始智力开化之时就鼓励进行人生根本问题的思索和探讨，同时进行生活世界中智力、情感、道德、想象力和美感的培养。

本文从当代中国社会中自我和他者、公共价值和私人价值之间的割裂问题出发，通过对杜威和梁漱溟的思想论述，阐释了个性的独特性同时需要包容性来支持，两者相互依存，并不是彼此对立的。在学校课程实践中，鼓励个体之间的竞争和表现的做法看似是为个性发展提供机会，实际上是鼓励排他性的个性养成，并不能很好地培养个体的独特的兴趣以及原创力，竞赛的标准使得学生容易忽视内在权威的寻找而依赖于外部的标准和要求。在个性教育中，我们需要更多地关注个体对自我的反思，关注内在精神自觉地养成，关注真正的兴趣地发生，使个体在学习保持自身的独立和独特时，不脱离于社会并对社会做出有益的反哺，个体的道德建设也在这样的互动、反哺中进行。道德是在个体丰富、独特的生活世界中生成的，而不是来自外在权威的灌输，道德的生成性特点需要教师和学生共同在生活经验中反思和获得成长，而不是从一方到另一方的灌输。

在学校的课程育人实践中，教师需要有意识地在教学中创造更多的空间让学生表达、分享自我经验的独特性，并在这一公共空间中学生相互之间的独特性得以碰撞、交流、吸收，从而丰富其独特性，学生的个性在吸收他者的经验中得以丰富。艺术、叙事等形式因其对经验的包容性，可以更多地应用到日常课程教学实践中，有助于在学校教育中培育学生个性，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建设自我和世界的积极关系，从而一定程度上缓解社会的快速转型过程中公共价值和私人价值之间的巨大鸿沟带来的自我迷失。^[2]

参考文献：

- [1] 贺照田. 从“潘晓讨论”看当代中国大陆虚无主义的历史与观念成因. [J] 开放时代, 2010 (7) : 5-44 (8) .

- [2] Huajun Zhang. John Dewey, Liang Shuming and China's Education Reform: Cultivate Individuality. [M] Langham, MD: Lexington Books, 2013.
- [3] Jeffrey Ayala Milligan, Enoch Stanfill, Anton Widyanto, Huajun Zhang. Philosophers without Borders? Toward a Comparative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J] Educational Studies, 47(2011): 50-70.
- [4] John Dewey, Individualism Old and New. [M]New York: Minton, Balch & Company, 1930.
- [5] G. S. Alitto, The Last Confucian: Liang Shu-ming and the Chinese Dilemma of Modernity. [M]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9.
- [6] 杜威. 民主主义与教育. 王承绪译. [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0.
- [7] Xin Liu. The Otherness of Self: A Genealogy of Self in Contemporary China. [M]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2.
- [8] 梁漱溟. 人心与人生. [M]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 [9] Nicholas C. Burbules. The Tragic Sense of Education. [J] Teachers College Record, 91(40, 1990: 469-479.
- [10] 杜威. 艺术即经验. 高建平译. [M] 北京: 商务出版社, 2010.